說郛目録

弓第十四

鼠璞 戴埴

資暇録 李濟翁

肩退録 趙與時

紀談録 晁迥

過庭録 范公稱

國家圖書館藏

詩觿卷上

宋 桃源戴埴

媵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

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
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其國之女
爲其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
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也然春
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
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
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
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
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庵注媵
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
也釋文云滕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
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
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爲妾公羊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魯於
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蹇娶於楚而齊媵之
魯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
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去國

世之去朝廷爲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國既天下一家非能北走燕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爲爹

梁蕭憺刺荆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荆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斜切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爹正爹切注吳人呼父爺以遮切注俗爲父聲音大率相似惟回紇傳以父爲多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

騶虞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篙師

海瑞呼篙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子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屆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詩克淮夷孚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敎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畧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坰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處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畧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頖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頖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樂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遊從

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虞祁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彼

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員水

止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母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宣出豈將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爲卿自豐上六變爲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展論楚子之死自復上六變爲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變爲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五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爲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上九變爲剝曰龍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姻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

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年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甲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熈寧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

彭籛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籛予攷列仙傳籛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籛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

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即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桑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瞰半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如此則扶桑在沈寥之表及觀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實其皮爲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烱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閡音礙胡愛反而不通

卽今之絓閣字晉禮儀志有懊憹上烏浩反下奴浩反歌卽今之懊憹字衛垣說字勢曰或黝黮上烏下主黮黮狀似連珠卽今之黝黮字王沉釋時論曰臭䰟鼠上寥下吊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礚勞曹卽今之䰟鼠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鼠牛敗切䰟秋敗切俱行臭也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後射矢飛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彩畫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便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閣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正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爲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

此官建隆詔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參官兩人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次對是次對即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於紹聖四年紹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晉云大秦國出綠縹青紺赤白黃黑紅紫十種琉璃西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闇室照十餘丈如晝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真物也博雅以琉璃爲珠近之

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俛唐逸史載李

宗國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數五餅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邉何耶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好晁錯之作俑余謂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鬻官所鬻者虛利歸於上鬻官所鬻者實利歸於下鬻爵雖非正論然晁錯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耳非任以官事文帝特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蘧篨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

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洛踈束蔓萬姒似莘辛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郳兒郤谷鄫曾邵召鄣章鄀背亦有分爲二姓微有添減則巷去邑從衣郇去邑添草郜去邑添木太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旗纛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大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三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恭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皐陶益稷爲三特竹簡不能多載不得不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篇名孔以不志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

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
恨與丰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
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兩無正酌賚於詩無所取毛
氏强爲之辭曰雨自上下曰賚予也曰酌先祖之道
中心不安雖支辭强辯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
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
葛藟爲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
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爲名耳

生疏廣知機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機穆王因醴酒不設楚
將釘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
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
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
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能之於陰德非小補乎
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案爲帥廣通舶出香藥
時好事者創側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草爲

盛禮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謹

魏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卽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啟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矣

六曹尚書爲文昌

今以六曹尚書爲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廩穀是也漢又有錄尚書事令錄僕丞總以尚書言之卽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卽中興後之左右

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廼稱曰文昌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爲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寺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雖衰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後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爲尚書僕射曳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乃僕射事唐韋見素爲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肅敬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於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造海舟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聞海舟自京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鎮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人捨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興末年李寶放蘇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斂酒自誓風止退泊明州闖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況北人

乎膠西之戰女真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采石之勝亦以女真不諳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人盡死於中流今人不攻本末北風一警即湍濫於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棗諸雜木邊緣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尚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為豪主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漸則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為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嘗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畢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廻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已改爲虬髯黑在無廻乎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廻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温公申公議論

司馬温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温公試而

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溫公以爲不及命下力異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者廉遜而臣無耻遂亦除此職予意溫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已各有規繩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溫公爲異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消

今人通竿櫝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消之稱尤更爲倚漢石奮爲中吏書謂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玉

馬存子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桂米如玉世以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米貴於玉薪貴於桂謂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嫣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大姒必曰

刑于寡妻齊御閑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溢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欖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引杜詩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於巖崖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眞蜜也鬼谷子曰殼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棗爭棗曰待爾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換崖蜜作對耳山谷詠橄欖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錄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蓋公與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於富公予謂不然仁宗開天章閣召范富條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爲說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攷本朝開寶三年詔禮部閱進士十五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並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天聖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爲匠簿四年詔進士實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雖試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寶元元年被恩賜

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東之以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革之孫沔等條具將上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廟堂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科舉條制亦不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倮體可謂蠱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尒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玄通若有獬字下雖丈尒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去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

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五日一朝爲六參三日不趍常參即橫行參假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廡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即喚仗及俟正衙者自東上閤門入謂之入閤唐末亂離既不常御外朝入閤亦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即退後唐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臺寺監應在京職務官以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赴正衙獨待次及謝官

班諸衛無本品攝以使臣十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日參則左右史及尚書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參則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參則寺監丞大理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上除朔望參外每以初五十一二十一二十五爲參日渡江後雖有日參官正衙既不日御又無入閤之制內殿廢起居之禮四參日分或大暑祈寒風雨雪霰故向車駕詣德壽或國卹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幾嘉定末年臣僚申嚴此制寄祿官通直郎以上既

不比承平之時一入國門即破白直及馬雖欲趣赴朔望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蔡寘東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心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閑爲懼不欲伏闕都不以言罪人他日賜東官祭東墓贈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所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於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於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爲詩夫

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爲政之大燕群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爲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爲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爲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曾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予小子

曾孫篤之皆謙冲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白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於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荆舒服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幽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幽何以有頌子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和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娀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

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祉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爲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散而不傳耳豳風即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矇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即樂章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聚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

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
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
正聲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
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爲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
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沈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
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
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憲宰樞則其
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廟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真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寶慶廟議竟無定論予考鄭康成王肅輩議論雖詳朱震惟取劉歆之說謂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狂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於商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無

逸舉商三宗宗無數也勸帝者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有功德猶且特祀況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大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今太甲大戊武丁已爲五廟豈有身爲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說凡尊之爲宗則萬世不毀不待集議於遷易之時而尊謚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既爲中興之

其後宗名世爲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是既宗其功德則不可祧欲祧則當如邕議省去其號方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復毀其廟於理未允

鬻熊孟嘗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先生春秋高矣遺忘矣楚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周家尊

事黃者不過乞言非勞其筋力强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仕禮之常也間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使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群有司何補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爲嚴殷爲戴恒爲元奭爲盛以義改也理爲李求爲仇易爲咎籍爲席弘爲洪朝爲晁以音改也棘爲棗踈爲束仲爲种槩爲暨熊爲能鄧爲曾愼爲眞劉爲金胙爲作敬爲文爲苟以字改也蔓落姒莘橋邾郳鄧鄣撫郕邵隨滕爲萬洛似辛喬朱兒會章背成召隋勝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張氏曰潛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如香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是居徐者爲香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娃此四姓同一香也勾姓本避高宗諱勾濤則仍字更音鉤光祖則加金絢紡則加絲苟諶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勾

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勾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辯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勑救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爲真矣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復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中屠則屠原之中母胡則母丘之胡則頓丘之頓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去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猛猛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反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猛字下云猛獸如師子食虎豹及

人是猶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宮室事何耶

發人私柬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寮有教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及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

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爲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抉書非佛巾箱之藏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今爲公五十五年卒溫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爲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即位宣王

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卽位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爲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旣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將鬚相慶崇率將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爲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仕爲輕緗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據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爲貨執政惡其攙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

坦爲貴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巢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聞孝標擢第責瑣高議載唐僖宗時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爲驟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故倉藏粟甚多趙充國日月用糧穀十
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犂積穀魏太祖許
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
渙家晉天文志胃三星天厨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
天庾積厨粟所也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
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
年米三年炭會並海卑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
載即爲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尚書令紀亮與子由
令隲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於亮後漢鄭弘
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
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爲故事是隔
坐發端於門生坐主也

唐進士無耻

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鍇庭譴之次
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
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巍巍

錯欲略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
改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文章音律爲岐王所重時
公主已薦張九皐爲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齎琵琶同
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答曰知音
者也令獨奏新曲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
此生詞學無出其右進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
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
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
廉耻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爲重紀載以爲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爲尊謂貶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居高位
爲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
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減右
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
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
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爲尊猶以右文爲祕省
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厨禀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爲劉者在祖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能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閒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爲魚肉徒有是非之辯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鬱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乖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梧注云梧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且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

鬼見於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人使公視禠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弭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茢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撥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蟹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蟹蛑至蟹丸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籍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閤掾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閤不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閤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令狐綯不言東閤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閤且容老子上南樓此雖使令狐綯絕義山故事然東閤之開閉於郎君何預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閤郎君懶重尋以郎君加於東閤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閤郎君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閤呼郎君豈爲父者不能顯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簿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搥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群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搥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閤奉迎嚴即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晚而來則吾倚門望女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閭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閭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爲俗忌邪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伾先得罪張嘉正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曆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富公愠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與吾卒未敢係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爲已許而故縱則不可昔豫遜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爲臣懷二心者高允不欺於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節也由已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珏杜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

無病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爲蠶俗謂蠶神爲馬明苦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蠶爲龍精月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舊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鹽鹽

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鹽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鹽鹽不堅固也頡羽注鹽不改緻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爲鹽謂鹽鹽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爲不攻緻及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鹽乃鹽池二說似異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爲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鹽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
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谷梁傳十
一卷先漢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
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爲經傳集解亦合爲一然
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固之其彼爲經而
此爲傳也易本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
卦首篇繇辭次以爻與彖象他卦以彖係於繇辭下
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爲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
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謂
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曾穆姜之言必講
師引以伸其說詩序舊以爲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
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
爲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
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絲衣序云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
也閟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
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旻

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歸妾鄭於禮之坊託爲定姜之詩使出序於夫子子夏康成其敢爲異同之論十經傳既混而爲一其間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庵解詩結用正經蓋有見於此

二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之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斯戍公曰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翔戍役比之官則爲猥賤尤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爲賊攻義爲殘失民爲匹夫王政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卽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

左右以得其性八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設奇遠張誑誘少知道者不爲文武太公其爲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爲文武之師太公豈爲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爲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爲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故過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其顛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咎亡國之君與言狡僮無以異第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而婉體有不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營有人作憶君王辭云依依宮柳拂宮墻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語意悲凄讀之令人淚墮眞愛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爲什方侯群臣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爲賊大矣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而陷吾民也每歎息以爲眞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納錢悉乾沒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

對折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貼納錢越次打發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貴則利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爲群易至生變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爲敖底鹽錢二千緡爲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每觔必雙秤所請本錢莫償澄滷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蕩產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私生事以激變耳紹興間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爲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縣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爲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啟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懼恭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傅得其章以告廷尉劾治策免而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

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泛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爲東朝蓋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爲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東宮則太后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爲太后以東宮爲太子可謂拘泥

萱堂

俗謂母爲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癡注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志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而作以志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萱却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

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賛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毨毛氂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尤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震開國猶以時令爲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

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益
賛桀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
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太率周
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
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子孫之
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
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
及馬援以椒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爲后所居
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
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
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
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行盈升初無關涉成帝
寵趙昭儀復見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風爲皇后
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讒佞用

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志玄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已出雖不任羣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切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祿豢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籠駱駕馭之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

尚書始必除權即眞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即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眞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眞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爲眞是守試即權不得爲眞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爲眞今以權與守試分眞假全無之義

明邵農楊氏鈔本說郛卷此書及牛亨九月依校一過

沅林

雞肋錄

隴西李濟翁

車馬有行色

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觀習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譌歟一本駁其誤歟

不拜單于

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熟

諷詠至於垂白矣悟賦題之誤抑皆詮寫昇在甲等何不詮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豈能尚醉而不解醒耶一本無解字

行李

李字除巢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李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後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字

祿里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角音餘祿或作角字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餘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既在京

之東則角星爲東方不疑矣序書言角直宜作觳爾
然觳字亦音角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觷角之
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
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
又不知角觳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
禮記君夫人髹㡛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
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
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腭際聲綠是舌頭之聲何以
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內曰闊也據此則
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
公正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爲角何忽後學
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祿音亦豈
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便
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不樂矣寔爲客
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已沒之句
上句云秋風正蕭索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

可用乎

蟲霜旱潦 曲子名 并辭

飲生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或云蟲傷水旱且以爲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何也蟲傷宜爲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閻羅鳳爲閻羅鳳著辭則河內王爲何柰王橋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嬋論

生子給

作生男必給云女女給云男意者以其形新魄怯慮鬼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後王苟欲悅后兄光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爲忌諱乖歟

戲源驛

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傍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爲舉

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櫰音瓌實語訛强名也當呼爲梅槐在灰部韻音回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嘗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演胤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櫰之義也直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瑰耶玫瑰瑰亦音回不音瓌其瑰字音瓌者是粵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

藥欄

今園廷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圃援葬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一本無作藥蘭三字

月令

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晝寢

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臥息也梁武帝讀爲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然則曲爲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

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

稷不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失發平聲即爲某字發上聲變爲其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母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毋中有人毋有人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四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字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上无下既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與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

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
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
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
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
至於科段乎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
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
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
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
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詩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

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拇移猛獸
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
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
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
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
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
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
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蹄
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

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俊胎鰕因注詩曰炰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鱉爲炰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入寒爲搴即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炰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知犯國諱豈唯矛楯而已哉

杜度

世徵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曰杜不名度其入則冷哂曰韓文公諱辨亦引之子獨不然云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故不敢與之言歸而

自紀曰按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猶劇通名徹守犯漢武諱稱字通是也）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逢又削去伯字呼爲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度實爲一家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眞而從韓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對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不耐熱見月亦喘然魏鵲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illegible]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既云魏鵲則風事亦用漢鴈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碩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即燃箕煮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褒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

雖梁人褒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爲捷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渭陽

徵勇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茲失於識豈可輕相承耶審詩文當悟皆不可徵用矣是以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欷歔又有思戀二字亦不可輕用其義類此故附說之亦見詩矣

方寸亂

今見他人稍惑橈未決則戲云方寸亂矣此不獨誤也何失言甚歟按蜀志頴川人徐庶從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爲其所　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耳今母爲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棄蜀入魏苟事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妓傳引用雖非正文其爲此事則云善矣

綠竹猗猗

詩衛淇澳篇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

綠竹王芻也今呼爲白脚蘋成云即鹿蓐草又云篇竹似小藜亦葦節韓詩作藩音篤亦云藩篇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爲辭賦皆引漪漪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漪漪便襲其謬殊乖爾按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故盡引陸郭之注疏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顯論今祕閣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參誤多矣故愚撰十四代蠲疑史目以別白也

萬幾

萬幾字出於尚書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案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晉太宗爲丞相時於事動每經年桓溫患其稽遲而問之曰萬幾那得速耶斯對眞得書義近者改爲樞機之機豈尚書之前別有所見始未聞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也

請長纓

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戾正吏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叙請纓事讀者誤合爲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畫吉凶於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斷可知矣

鄱侯

漢相蕭何封爲鄱侯舉代呼爲鄱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咥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差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鄱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爲指揮

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嵯遂使後學見今呼爲嵯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學家自文穎孫檢斐龍駒及小顏之徒皆作贊音郎下得云今多呼爲嵯矣所以更舉之者貴好學如司馬公之失矣

栢臺烏

御史臺有栢及烏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叙朱博請罷大司晨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側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馬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爲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栢自博栽烏自博集職由蒙求朱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盡然也

除授

除授二字當路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賀書題之云送上新除

某官以除故乃以詛新官俾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義理或以拜授爲除及載本語則義吉宛在今聊舉其一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爲三師表云臣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傅是也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則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也蓋初除贊移出之館亭爾以臨岐路故迎之於此除之義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唯此語允當其有謂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

海謝

近有因覽授之說問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薦之地僉申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却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慎戰戰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徧謝其暗合耶當行學家之教也

廿羅

世咸云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杜呂不韋（戰國策云爲呂不韋庶子）因說趙有功始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

武職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令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必堅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今者押牙既作押衙而牙門亦爲衙門乎

揚州

揚州者以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鋪誤也

合醬

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爲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日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紿云雷鳴不作醬腹中當鳴所貴今民不於三二月

作醬恐奪農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爲限亦不須避雷但問菽趨得法否耳

座前

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贈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輕遂刱坐前無義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字空前可矣

起居

又卑致書將結其語云時狀起居狀字下直加候字也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語既不了理遂有非未吏短啟亦然也

不僅

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苟云僅旬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交不近人情也

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今子蓋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案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其誣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 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廓

朝祥

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按哀記魯人有如曙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雖抑子路云一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訝其不待明日而歌斯久是以傷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偏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爲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又曰夙興云云足知前夕除廢以爲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今在脫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

見人人來見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見卒哭之後月旦月半以朔望爲詞不見親賓遇節復如是出何典歟乎有尊高居喪吊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告退宜矣若以爲辭未敢問命朞功之服朔望冬至俗禮外宰安縞素而又公除之後宮人貢此般豎囊襆多似爲中惜哉

辰日

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爲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成服

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無敢論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五日之僭者夫禮等於天實崇大之事也非小生所宜該但以前序從朝故略舉此見禮記第十八卷

出城儀

寒食拜掃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塋百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饗何殊今多白衫麻

鞋者衣冠在野與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曰時之例矣又案唐禮凡參辭並是公服故松栢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仕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抑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暫去襴板即可矣若悉白衫麻鞋何以表新冕耶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便麻衣絲屨而去尤爲不可

忌日

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齊閤飯不輩之蔬晨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外賓抑容晝得議事暮當賓朕弱不必黃昏客遠者回也其堂也尺題留而不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嘉不難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挾彈訪人辭酒吉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飡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折制耶或聞近代有其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逛之字余嘗膺問遊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合作武豹字曾有得處渴忘之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雲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自聆所聞每嗟所未見因覽列女傳見陶答子妻所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乃知惠說自此爾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嵓穴靜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

引從

常憶幼時見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中筒笏囊位下卑行者俾前行呵逐開路位高行尊者得以默而近馬其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蓋饒謙之去就也意者偏遂便於高尊處今則反是筒笏前引以爲尊屈乘訖而無序何耶

拜禮

夫拜者禮之特所以申敬恭之儀故周禮有稽首頓

首振動吉凶奇褒肅九等之拜以示威靈而觀容止也其非至親行卑者拜則接捧示止之不敢當之意今早謙太過反不敢接捧而鞠躬側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盡禮深拜又書狀弟慶辭竭並削去拜字以敬尊官都乖古風

卜則嫗

非卜筮者必話乘道茂之行有嫗一無所知大開小四自乘而卜回者必曰嫗於乘門賣卜其神乎俾來覆之乘言休則嫗言咎乘言咎則嫗言休顧後中否乘嫗各半或有折話者曰斯管公明門前媼也咸諼矣案符子云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蓋是子家設理之詞後人呼聲而至是愚欲歸實故證之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之也案律令之令字

宜平聲讀爲零音若毛詩盧重令之令若人姓今狐氏之令也律令是雷邊捷鬼學者豈不知之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永樂冢

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爲東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爲東方朔墓也當時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爲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爲東里子產矣

蜀馬

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爲蜀馬今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爲宣州蜀馬語習不悟良可笑焉有似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爲陝州吳兒同州桂輩亦然

感融

今有奕局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感融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感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感戎者今之感融也學者固已知之

錢戲

錢戲有每以四文爲一列者卽史傳云云所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映欺惑也疾道之故譌其音音攤爲蠶歡反盲鋪爲蒲厥義此耳今人書此錢戲率作樗蒲字何取樗蒲之甚耶案樗蒲起自老子今亦爲呼盧者不宜雜其號於錢說攤鋪之義皎然可見

寓直

常見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徒以寓直字俗稍貴文言而不究其義也案字書寓寄也寓直二字出於潘岳之爲武賁中郎將晉朝未有將校省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營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何異坐自居第而稱僑僦也

端午

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爲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以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五日豈三十

年於五之義別有見耶

俗字

俗字至駿芻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乍之趨今皆以多居走非也音馳集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

俗譚

俗之誤譚不可以證者何限今人呼郡刺史爲刺史謂般涉爲官涉謂酋爲壅食魚謂鱖爲桂以鱖爲詬人抵鼻爲噴涕吐口爲愛富殊不知噴嚏噴嚏者音陰藏府氣意出鼻斟爲醞剪刀爲箭帽爲慕禮爲里保爲補褒爲逋暴爲步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挽歌

代云挽歌始自田橫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也如是則已有久矣

上馬

自便服乘馬已來既無帷蓋乃漸至大裁帽席帽之

障蔽近年時態唯修廉事至於致恭尊高不敢戴上
馬宜矣直有出門猶露首面如之何

非麻胡

俗佈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髯之神而
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咸
稜既盛至雅童望風而畏牙相恐嚇曰麻祜來雅童
語不正轉祜爲胡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玭蕃中皆畏
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玭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閭閻孩
孺相脅云薛尹來感類此也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

十明證乎

不及判

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瀉判殘草
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
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棄草草結於喉而斃溶因
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判復訛爲唾爾

三臺

今之雁酒雁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促樂是也故且作雁字貴賤近易識爾
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

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借書

借借上子亦反下子夜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一嗤嗤笑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

卷白波

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龍鍾

亟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輙以愚見鍾即涔爾涔與鍾並蹄足所賤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濺矣義當止此餘俟該通

唾呪

今人每唾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鄀終風篇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唾之也鄭又稱古遺

語毋嗟云人道我以爲他人說我我則嗟此正得其
願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
解詩句爾

阿茶

公郡縣主宮禁呼爲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爲宅
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
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爲阿宅家子阿助
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
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
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已來宮中尊羊之
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爲宅焉

下俚

俗呼下俚家爲嘉李家者秦人呼云以俚與國姓音同不
敢聯下字呼因改爲嘉下聲逐近亦以家美故也

揚聲

喪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聲以助主人之哀者謂之
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按其喟喟然宜呼爲羊聲義取
報羔羊跪爾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

屋頭

俗命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上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爲沃頭焉

車輕

俚語以車頓前爲質者乃由不識輕字故也輕音致詩云如輕如軒前重爲輕後重爲軒俚見輕字似輕字便以支乙音呼俚語之誤放此替偏類而思從而輕質之誤也未宜去而輕其義與車固矣

竹笪

麄遽篠因江東呼爲笪今京洛皆呼爲竹笪今俗字音笪爲怛蓋此字音旦又音闥當是有於笪旁書旦闥二音者遂誤合二音反謂是怛遂以成俗余嘗因市此呼作闥音爲輕薄所嗤曰眞村裏書生余應之曰聲亦呼作旦音知乎若是者又多難悉言

驢爲衛

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鞅有槽譬如諸衛有胃曹也自目爲衛自前

漢有直廬郎吏居之今則衛士處之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廬舍以宿衛士是也

奴爲邦

呼奴爲邦者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豎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爲豎高歡東魏用事時相府法曹卒子炎誤犯歡奴杖之歡諱樹而威權傾於鄴下當是鄴寮以豎同音因目奴爲邦義取邦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豎爲樹故歡後爲言今兼刪去君字呼之一說邦字類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賓則拜

措大

代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名家其州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爲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抱木

南土有木以抱爲名者言其輕滿不能成斤亦以造器滿抱如無因以懷抱名之也南土多陂塘多生水松其抱木處水沫依松而成似松之疣贅浮繞其株悉去水面三寸原其化徵假松之氣爾故其臭亦其質輕抱木突輕於赤脚誠哉斯言然余爲南漳守命工爲函匣筒韘抑造清明毬卵輕齎而歸北人莫不稱便而異焉

薛陶牋

松花牋代以爲薛陶牋誤也松花牋其來舊矣元和初蜀中間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之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石鏃餅

石鏃餅本曰嗲餅同州人好相嗲將投公狀必懷此而去用餵徙牢之粮後增以甘辛變其名質以爲貢遺矣

李環餳

蘇乳煎之輕餳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中余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餳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從叔聽之鎮河中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士因有是餳其法寧聞傳得唯博涌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

風爐子

以周緯通風也一說形像名烽爐子理亦近焉

思子

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子即紅豆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穉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甘草

所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而無刺其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蘂黃其

實亦居甲中以枝葉俱甜故謂之甘草藤土人異呼為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故備載之

投子

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之書骰即股字爾不音投史記蔡澤說范睢曰博者或欲大投裴注云投瓊也則知以玉石為投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熊白唵

貞元中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愁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為然而未嘗免笞此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修忽曰白肥而修脊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修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美色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

矣而傳之

生肝鏤剝

今縷生肝肚爲飯食之一味曰生肝鏤剝言其細切如彫鏤之義一說名生肝肚胙言似祭之餘胙聲譌故云鏤剝也凡諸飯食名號字余撰變王子泉僮約并雜字在集中言之詳矣所未該者今之五味詈爚瓜茄及豬肉俗謂之丑甲音者而臆腫膣脥字反是字書肉燥字皆音丑獵者譌呼丑口反爾此字水旁云下水別有火旁世世下水音丑甲反是沸湯漿

茅字其音丑獵者義出暗爚也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甚渾沌而食避之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機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機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傳飢乖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排可也元和中有姦僧鑒虛以羊之大腑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鑒虛今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率多此類也

琴甲

今彈琴或削竹爲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汧公也
嘗患代指而舊甲方墮新甲未完風景廓澄援琴思
泛假甲於竹聊爲權用名德既崇人爭倣効好事者
且曰司徒甲夫琴韻在乎輕清旦竹於自然之甲厚
薄剛柔殊矣況棄眞用假捨清從濁子蓋靡知其由
也至如箜篌之與秦箏若能去假還眞其聲宛美矣
案中容樂論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相問孟嘉此義嘉曰以其漸近自然故知甲宜從眞矣

茶托子

始皇十年相崔寧之女以茶盂無襯病其熱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盂傾乃以蠟環楪子之央其盂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爲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爲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焉貞元初青鄆油禮爲荷葉形以觀茶椀別爲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昇平崔家訊則知矣

折封刀子

起於郭汾陽書吏也舊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陽雖大度廓落然而有晉陶侃之性動無廢物每收其書皮之右所務下者以爲逐日須取文帖餘悉卷貯每歲

終則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務之處多不端
直文帖且又繁積胥吏不暇剪正隨曲斜瑣糊一日
所出務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銘以應急覺命於全
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環勢如於折刃之上使纔
露鋒檢其書而務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
吏也言不廢折刃也每話于外後因溥之益妙其製

書題籤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
傾天下四方緘翰目滿閤者之袖而潞帥郄士美時
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誤卷入振武
封內以遣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跋光進帥
麟覽盈幅手字知誤畫時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
瓦有尺題各令籤記以送故于今成風也

門狀

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朱崖李相貴盛於武宗朝且近
代稀有生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爲舊刺輕刺則
公之名紙相扇留具漸候起居狀而今又益競以善儭紙
如出印之字巧諂曲媚猶有未臻之遺恨井丹禰正

于生於今日其亦如是乎

席帽

永貞之前組藤爲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色罽代藤白氊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爲臺丞自化理第早朝時青鎮一帥拒命朝廷方參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傳刃伺便謀害至東門導炬之下霜刃爍飛時晉公緊帽是賴刃不即及而帽折其簷既脫禍朝遂止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折簷帽出裴氏私略中）太和又染繒而復代罽曰疊綃帽雖示其妙與氈帽之庇懸矣會昌已來吳人術巧抑有結絲帽若網其巧之浮者織花鳥相厠焉（近又染藥爲紫復以輕且堅）

被袋

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比者遠游行則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遷迤竄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爲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

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向遺豪徒翫而不用也

注子偏提

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稱用注子其形若瑩而蓋背柄皆具大和九年癸巳貢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卜異日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

承床

近者繩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樣言高不及背之半倚必將仰脊不遑縱亦由中貴人刱意也蓋防至尊賜坐雖居私第不敢傲逸其體常習恭敬之儀士人家不窮其意往往取樣而製不亦乖乎繩床當作承字言輕齎可隨人來去

宋 趙與時

王建宮詞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記者如新鷹初放兎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莫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三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

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聞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夜徘徊玉顏不及寒雅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焚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着君王自作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又別有六十六篇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眞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托者

十幹化氣

世有十幹化五行眞氣之說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錄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巳化土它倣此廣遁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巳得戊辰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

一也

八駿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騂駒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八駿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本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東宮官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名唐而復真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百二十刻

韓文公紀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癸武帝天監六年始以夜晝百刻布之十二每辰時得

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曆皆百刻舉成數耳實九十六刻也每時分別爲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冀州風水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者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無萬數

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記語

米斗三錢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天監四年米斛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少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爲次矣

分疏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袁盎傳不以親

爲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絕倒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天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爲絕倒非也

家公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不云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母之稱少耳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十三月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弘傳云

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大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曾氏自備但記陳寵一事云

黃巢詩

陶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山上飛鉄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倣之筆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竄易殊裂合二爲一元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扉柳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曰三陷愚明三突圍鉄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闌干望落輝

長年三老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

攤錢

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

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與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

金門羽客食人肉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廬山記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知欽州林于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爲異謂稽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說昭爲節鎮頗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脚而且腍爭堪喫五代史長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澧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于宅廂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東朝王繼勳教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后以石間門衛率府府衛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僧及粥糟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僧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今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

也不耐煩朱書庾登之弟中又傳有此語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于星辰
下爲請命醮之法當本于此顧況詩飛符起羽翼焚
火醮星辰姚鵠詩羅磴靜攀雲共迴雷壇當醮月孤
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霧盤晞甲帳春趙
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醮之禮至
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月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載詩
三更禮星斗七七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惡朝修
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
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開仰看
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
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
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
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大霄經云周穆王因尹
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
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
武帝爲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用謁陳熾
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故用道士請

命孫權之前無所見所書諸詩亦有非爲道士設者

王建宮詞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它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蓋有建自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首蜀本建集序可攷後來刻梓者以它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淆余既辨其人矣尚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斑召對西來入詔蠻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兜是吾王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于決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武龍軍前過當殿教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敕賜親來乞巧樓春來曉困不梳頭嬾逐君王苑北游蹔向玉花堦上坐鼓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燼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攜起金鑾裙蜂鬚蝶翅趁薄鬆鬆浮動搔頭自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偏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

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彈棋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
若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
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
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
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高
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綺馬繞宮廊

婢僕詩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
箇能量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此此二
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羨頡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羨頡侯雖以其母輳釜之故然
按括地志實有羨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
此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漢書但云頡山一音
戛言其母戛羨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
縣邑名皆弗深攷也

明府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則謂之明廷見范曄書

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如老叟稱劉　劉翊稱种拂
高獲稱鮑昱皆然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一　首今攷王叅
簡續成都集記有二十八首盡筆于此　庶眞贋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一十六宮連內
苑太平天子坐昆山會眞廣殿約宮牆四樓閣相扶倚
太陽凈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
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春景畫船來
往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　夾城中曉鐘
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
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床
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廻十里强青錦地衣紅綉
毯盡鋪龍腦薰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
苑中每日日高祗候處滿堤紅艷立春風廚盤進食簇
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　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
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　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蹤到玉
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墻苑中
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

宮別院遶宮城金柝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
他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
盡將蔵栗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　旋移紅樹斷
青苔宣使龍池更鑿開展得綵波寬似海水心樓殿
勝蓬萊太虛高閣凌虛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院各
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
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詞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研將行繞曲池能向綵牋書大
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
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
曉妝成倫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遥覷見故將紅
豆打黃鶯梨園弟子旅池頭小樂擕來候燕遊旋炙
銀笙先按柏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
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間遥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
小球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球先向畫廊排御
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
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
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

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逼畫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鬬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應合並走過御床前

今世祭井竈門戶箕帚杵臼者非以其神爲能享之也特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

宋 晁遷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須用人爲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

韓魏公不甚信佛理蓋平生所厚善而信者歐陽永叔勢不得不然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麋墨大小二板故江南李氏時有墨務官

玫瑰油出北　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北人
貴重之
四至米鹽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螂蛆不
知臭
四棄餅子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棗核和焚一用
松毬
誌中有爵者宜稱塚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者稱
公無爵者咸稱君
松封大夫人知爲始皇事不知柏亦封大夫也
后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人謂桃花觀即是其處不知公
蓋寓言也
沈堯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謂此賦乃一片
宮商也

宋　范公稱

溫公曰某適過范淳父門邀之同去徐思之不敢輕言被他不是個趂哄低人忠宣嘆息久之既歸謂子孫曰淳父爲溫公所重如此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韻應制者率強不叶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爲絕冠諸臣矣

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

長安唯酥梨笋時復在念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

建業進士某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韓公憐之以百千賙焉

謝景武師直與王存正仲友善謝仕襄陽王遠至夜叫門見之師直屣履出迎率子姪行家人之禮慷慨道舊喜而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嘐翟燕照隣仲明賢士人也素安命生計索然讀書不仕嘗有詩云女矮兒癡十口餘進時無業退無廬一窓風雪韓城夜火冷燈青照舊書

韓康公子宗武文叔賢而有才康公有愛妾曰瞻如康公身後家貲鉅萬妾盡携他適文叔悟然不較鄉里服焉

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公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

此皆未可唯饑可下飯爾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無名子從學魯直未幾文大進嘗題扇上畫小兒迷藏詩云誰剪輕紈織巧絲春深庭院作兒嬉路郎有意嘲輕脫只有迷藏不入詩蓋得從小兒不及迷藏也

曾昌洪道爲許學正鈐束諸生嚴甚輕薄者苦之

有他適書所居壁云某日某上謁良輸先軍曾歸不解徐繹之蓋連姓而言乃短舌者之詈言也

王觀與章子厚友善俱以疎散稱時號觀三惇七各言其第也子厚執政觀蹭蹬不達至堂見子厚邀至閣中話舊欲去子厚令引馬就登觀上馬對衆顧謂子厚曰相公莫要忘了觀三子厚頗有慙色

李充子美洛人家業賣餅好學不倦從程正叔遊忠宣招館下隨仕五六年歸見正叔正叔曰子久從范何所聞見充曰范公奧蘊妙用某固難測相從累年

但見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爾正叔首
肯回謂門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速往見之
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
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簾前二聖擁千官唯有
掃門霜鬢客却隨社鷲入長安韓覽之惻然遂注一
官而去
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于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
中聖意帶御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
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
樣子狄詠狄青子也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
再三蜀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五
而復來孰云中禮朝廷無以強之竟從其請
李清臣邦直平生罕作詞唯晚年赴大名道中作一
詞云去年曾宿黃陵浦鼓角秋風海鶴邊東回首紅
塵一夢中竟亦不返亦爲詩讖也
隸州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
弟忤其意遂撫之親鄉中嗤者目曰愷悌君子自號

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嬈目爲澗上丈母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于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

許昌進士馬繁子漸五侍郎少時受教後光祿大卿行繼處席下爲范氏三世師磐炙有二子貧甚所居切隣曾存之屢欲市之酬重價二馬藜羹恐窮不能

自先人故廬兄弟當炙此不願易也鄉人服之

温公獨樂園林賦詩述美者甚衆李夷行炳大有見山臺詩云闕上句紛紛紅紫簇虛簷山光不肯饒春色故向花間出數尖蓋臺側盡栽花卉也